



高铭和暴风雪下幸存 痛悟高处不胜寒

采访/摄影：雨晴



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雪，气若游丝的高铭和自哆嗦中冻醒，蜷缩著身体，勉强的睁开眼，很想把身上的寒意驱散，脸和手脚却早已冻得麻了。凛冽的冷风飒飒呼啸，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了，天空洒落第一道曙光，天崩地裂的惊险，历历在目。拯救队伍会到来吗？在高铭和的心中，燃起一丝希望。

冻伤手脚脸鼻

攀上了举世瞩目的圣母峰，那是登山者的一种荣耀。

1996年5月10日，当雄纠纠气昂昂的登山队浩浩荡荡的往世界最高峰前进，当巍峨的圣母峰白皑皑的耸立眼前，每个人都醉了。但天有不测之风云，谁也没预料到，在欢腾雀跃的下山途中竟遇上一场骇人的山难。

现年52岁的高铭和没有照片中的健硕，他拖著蹒跚而轻浮的步伐，有点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，步步为营。听他说，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在山难中冻坏了被逼切掉，脚跟仍未长好，所以走起路来偶尔隐隐作痛步履维艰。

他在记述那一幕惊心动魄时说，下山时暴风雪突然来袭，风速大于150公里/小时，他几乎撑不去了，迷糊中掠过一念，心想好不容易登上圣母峰，不甘心就这么死去。「在挣扎中，朋友的脸孔一幕幕浮现。脑海出现了家人的黑白映象，我听到小孩说：『爸爸爬山还没回来。』那时候感到很心酸哪，我怎么能够死在这里？当下决心怎么撑也要对抗暴风雪。」

凭著坚强的意志力，高铭和在山上撑了20多个小时，第二天下午，雪停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才保住一命。被拯救人员救下山去时，他的脸部、十根脚趾、手指、两个脚后跟、鼻子都严重冻伤。紧急送回台湾，又转送美国，辗转回到台湾。进出长庚医院一年之久，切掉了冻伤的脚趾、手指，由医生割下额头的肉，移植并整型成鼻子，前后动了15次手术，让高铭和承受了极大的一番皮肉折磨。期待回家过正常生活的他，一心一意好好养病，却在回家后发现，过去的生活模式完全改变了。

赞赏大自然伟大

「那段日子吃饭都要家人喂，觉得连这基本的动作都无法胜任，很心酸。」不

过，比起那一年登山的朋友，高铭和又觉得自己幸运。

「他们八位在暴风雪中都已经走了，有的冻死、有的滑落山崖，我庆幸还能够活著回台湾。」

便安慰自己：「人啊，只要还有清醒的头脑，生活就不是问题。」

眼看久未活动的小腿因长期坐轮椅而日渐萎缩，他忍著椎心的痛训练自己走路。但费了好大的劲儿只站了 3 秒钟。只听他信心满满曰：「只要能站 3 秒钟，咬紧牙关再撑一下就可以站 4 秒钟、5 秒钟。你就忍一下嘛！跌倒就跌倒，跌倒了再站起来嘛！你瞧，圣母峰海拔 8848 公尺，你只要向前走一步，圣母峰离你就近一步了。」

在训练的过程中，他意外的发现自身许多时候所忽略的功能。「例如只要夹在指缝的筷子扭动的方向对、力度对，就能挥动自如了。」

说著，他以指缝夹著笔，在名片上挥动著笔杆，洋洋洒洒的写下了工整的字体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凭著这样的信念与不断的训练，高铭和打电脑、开车、摄影，无所不能。

中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铭和，自 1974 年开始登山及摄影，他从台湾小巧美丽的山冈开始，爬到了世界的屋脊西藏，足迹遍及韩、日、美、法、瑞士、印度、阿根廷、西藏及尼泊尔等地。他曾登上法国阿尔卑斯山白朗峰、北美最高峰麦肯尼山、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山，20 多年来攀上的高峰不计其数。

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他有感而发的说：「只有到了大自然的怀抱，你才体悟到大自然的伟大。大自然的规律是渺小的人类所不能改变的。如果人类能够一如大自然那样，各尽本份各司其职，你吹你的风，我出我的太阳，他下他的雪，那该多好。我们都认为大类很伟大。但我们有多伟大呢？一个强者，遇到一个风浪、一个暴风雪，船说翻就翻覆，飞机说掉就掉，所以你更要知道自己的渺小，懂得谦卑，去对待大自然以及身边的人。」

一生中有意义的事

「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，你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？所以在你还拥有生命时，要好好珍惜、善用生命，做些有意义的事。我在想，我没在 1996 年死於圣母峰上，背後仿佛有一种旨意，这么大的暴风雪没有夺走我的生命，是不是要让我留下生命，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？」

他认为，人的生命有限，如果一生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够了。「全球有 60 亿人，如果每一个人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就有 60 亿件对地球有贡献的事了，那世界会 有多美好！」他从 1991 年开始策划中国百岳计划，在 1998 年 9 月到合欢

山做热身活动之后，於同年 10 月前往西藏做行前训练和高度适应，准备展开中国百岳的後续工作。这项艰巨的摄影计划，以山为主题，这包括喜马拉雅山脉、冈底斯山脉、念青唐古拉山脉、喇昆仑山脉等 100 座山岳，并收集山区附近的人文、自然地理资料，集合了当地的风土人情、信仰、生活习俗，呈现中国人文自然风貌，目前该计划已完成了 30%，预计在 2007 年完成。

20 年的登山经验，磨练出高铭和过人的毅力与耐力。经历一场浩劫，高铭和没有被打败，反而演生出一套登山哲学，以更冷静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与挫折，走下了这山又攀越另一个人生高峰。

采访/摄影：雨晴 《福报》第 11 期 2001 年 9—10 月